

■ 李科洲

诗路花语

你们的名字一定带着翅膀你们的名字一定闪着光芒

防护服是一样雪白却告诉我不同名字让我蘸满感激的泪水纸上写满你们的名字

我把温暖写到纸上你常耐心听我倾诉你握住我无力的手你承受我喷吐脏污

苦痛呼唤你名字寒冷呼唤你名字绝望呼唤你名字你报以盈盈春意

我把心疼写到纸上一个名字就是一位亲人名字后也是生命的脆弱名字后也有苦痛的强忍

你们也有焦虑惊恐哭泣思念女儿只能隔空拥抱父亲病危恨不分身服侍母亲长逝惟有遥遥致礼

防护服隐藏了你深深悲护目镜让你忍住涟涟泪把我的苦含到你的口中白袍里挺起坚强的脊背

念着这些名字我看见你徒步八十公里归队我看见你走路打盹摔拌门牙我看见一排防护服席地而睡

我看到了那些消失的面孔你本该牵手新娘山盟海誓你不曾后悔挺身请缨逆行你何曾忍心抛下两岁幼子

那些消失的名字化作明灯一盏盏黑夜中照亮我们从雪花茫走向花烂漫

你们的名字写进时光里名字和名字搭起了浮桥名字和名字立起了柱石名字和名字筑起了长城

你们的名字一定带着翅膀你们的名字一定闪着光芒

■ 宁小牛

春天纪事

倒春寒始于立春，冷挟持谈虎色变之病挑破都市和乡村的安宁天使向北，逆行众多的脚步做出一个停顿口罩遮住初春姿容自封室内。电视新闻一个丁望的埃口紧贴着春光坚硬的肋骨演绎烽火硝烟，刀光剑影有再也叫不醒亲人的疼，淌进天使脸上的勒痕有凌晨三点街道的静，回荡向死而生的脚步声有方舱医院里传出的歌唱，传递生命深厚的底蕴有三个学生指挥的蔬菜，列成方阵远赴江城……

阳台上，蝴蝶兰竞相绽放如同棋盘上的兵，催促众蛰相继苏醒暖风，吹痛我熬红的眼睛乌云永远都是阳光的手下败将大地回暖，琼花又开两朵一朵天涯，一朵在荆楚

■ 张业琳

抗疫赋

汹涌疫情势若磐，中樞令下挽狂澜。八方援鄂马蹄急，九域抗魔意志坚。烈士捐身含眼泪，英雄故事扣心弦。冬寒将过迎春暖，大道为公百姓安。

■ 陈洪文

汪曾祺的生活哲学

因疫情在家“闭关修炼”，被手机闪花了眼，于是就找出了这套《汪曾祺小说全编》，喜欢这套书是因为书中的人物都很平凡，平凡得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起初读汪曾祺的小说有种很怪异的感觉，觉得他在东拉西扯，没有曲折，可是读了很亲切很喜欢。还是很小的时候，读《受戒》就喜欢明海和小英子玩铜蜻蜓那段；高中毕业后读《受戒》，喜欢小英子他们一家的生活；工作后读《受戒》，喜欢寺庙里和尚们的随意，一点也没有和尚的样子。

看过毕飞宇讲《受戒》，特地买了这套书，再读，感觉又不一样。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毕飞宇所说的那些精妙真的是精妙，但汪曾祺写《受戒》的时候没有毕飞宇说的那么讲究，也没有那么多的刻意，就是自然而然一气呵成写完的。他心里就有那样一种世外桃源，他就是那样的人，他一直追求那样的生活。

说到东拉西扯，莫过于《安居乐》了。看题目以为是写一个小酒馆，看着看着都是写的酒客，读到最后才明白原来写的是底层百姓的生活。他们就在我身边，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我没有去过那样的酒馆，喝过那种最低等的劣质酒，但并不妨碍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情感、一样的生活热情。小说，就该引起读者这样的共鸣。

《异秉》中王二的熏烧摊每次都令我流口水，到现在熏烧摊都是我的最爱，王二当年卖的东西现在都有得卖。我想汪老真有口福，王二摊子上的东西他都吃过。还有更令人遐想的好吃的，就是“桃花鳊”，随着遐想，口水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了。

当然，汪老的小说动人之处不仅是这些

■ 徐海鹰

家有菜园

这些日子，我很少出门，不访友，每天从客厅到餐厅，从餐厅到卫生间，再回到卧室，开始还觉得挺享受挺消遣的，渐渐中就抓狂了，心憋得慌，很想找事做，我喜欢读书写作，躲进书房读了几天书，无奈眼睛突患小疾，看书眼睛酸胀流泪，只得暂且作罢，无聊再次降临。

“宅家的滋味真不好受，无聊啊。”我终于忍不住寂寞，对妻子开玩笑道。

“别闹情绪了，在这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时期，你我是普通民众，我们上不了第一线，不能冲锋陷阵，要想不传染，不给国家添乱添麻烦，就只好守在家，居家就是对自身负责，对别人负责，就是对社会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做贡献了，平时工作忙，现在有时间了，你可以读书写作，还可以到我们家的菜园劳动啊。”平时一头扎在家务堆里的妻子，竟也说得头头是道。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我想起丰子恺曾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这个时候，多少人将生死置之度外逆行奋战在抗疫前线，而我置身温馨家园，还有什么理由不闲处守心，积极生活呢？

这天，坚持读了一下午的书，我顿觉有些疲倦，眼睛又开始酸胀起来，合上书本，我起身走向屋外大阳台。楼下墙角我家那块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篱笆菜园子，生机勃勃的景象赋予了我另一番心情。其实春天，篱笆园就作为菜园存在了，今年妻子经营了十多畦菜，在阳光下茁壮生长，青翠欲滴，碧绿诱人，仿佛每一片叶子都能掐出水来。令我惊奇的是妻子不知何时移栽的一种藤菜，尖嫩的心芽努力向上，爬满篱笆墙，每节藤节之间都有一个花骨朵儿，黄色花、紫色花相间盛开，抬头就可赏花。几株耐不住寂寞的藤蔓伸出篱笆墙外，花儿就站在篱笆角外了，引得蝴蝶翩翩舞，蜜蜂嗡嗡叫。

我家菜园子不大，跟着房子走势走，长方形，估摸两分地左右。记得前几年，我挖来胡椒柱，隔一米立上一根，妻子找来些竹子，把一头削尖，网格状插入土中，围成一片，三面围拢即成了菜园子的篱笆墙，简单的竹篱笆园子也就把家的温暖及祥和圈入其中。

农村长大的妻子很喜欢种菜，也是种菜的一好把手，什么季节种何种植菜她了如指掌。季节到了，她就会去种子市场选种子，然后回家整地，先育苗，待菜苗长到十公分就可以移栽了。勤劳善良的妻子每天打理菜园，不仅保证家里全年的蔬菜供应，还经常给邻居和敬老院的老人送菜。妻子种菜从不施用化肥，全部是农家肥，从不喷洒农药，总是等到晚上或凌晨虫子爬出来时，亲自动手抓，种出来的菜既鲜嫩又安全。春天到了，菜园里豆类、瓜类和滑藤菜等各种藤蔓相互缠绕争妍，藤蔓一株一株都昂起了头，不管不顾地向上生长，这些藤蔓层层叠叠，沿篱笆伸展去，将篱笆覆盖成一面花儿绽放的绿色植物墙。这些藤蔓不择地势，不畏环境，依附支撑的竹子，向着阳光方向努力攀爬，即使栽下了也仍顽强地昂着头。

不过，绿油油的菜园也引得一些昆虫时常骚扰，妻子说这是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规律。邻居家一只会飞的山鸡更是常常觊觎菜园的大白菜，或飞过篱笆墙，或从绿荫底下钻进，或从竹架上跳下来，像一片纸轻轻飘落在菜畦上，那张鹰嘴似的尖嘴对准绿菜就啄，哪株漂亮就啄哪株，啄得七零八落，轰都轰不走。山鸡夜栖枝头，日逛园子，就从未回过它的老窝。妻子的菜园也遭来别人的觊觎。有一次，一畦20几个椰子菜被人一夜之间偷摘，菜畦上仅剩败叶，我猜她会怒不可遏，不料她却安静地说：“没事，不就是几棵菜吗，我重新种就是了。”

在居家的日子里，我坚持早睡早起，感受家的一粥一饭的温暖实在，享受家人一颦一笑的温馨。我每天读书、写作，与妻儿厮守，一日三餐享受着妻子的幸福照顾。有时我会在妻子做菜时，从背后轻轻地给她一个爱的拥抱，这是我们美好的时光。读书写作之余，我也会与妻子在菜园拾弄光阴，妻子教我施肥、浇水、松土、摘枯叶，晚上提着马灯，一起到菜园抓夜间才爬出来的蜗牛，然后用石头把它们砸碎。夜雾中，灯光在流动，妻子：“向着光，不管是什么害虫，必将匿迹。没有病虫害，我们才会收获劳动果实，收获愉悦的心情。其实，种菜种的就是心情。”听了妻子朴素的话，我焦躁不安的心情得到释然，人也瞬间变得气定神闲起来。

“明天早点起床，帮我摘50斤菜哈。”妻子说。“干啥用？”我问。“免费送给小区肺炎隔离区的老人们。”我第一次发现，灯光下的妻子，真的好美。



《坚守·建设者》（版画） 云维英 作



《2020中国抗疫祭——为致敬英雄哀悼罹难者而作》（中国画） 冯远 作



《天使》（油画） 周少灵 作

■ 周小娇

和妈妈一起的日子

今年春节，老妈第一次来海南陪我过年。做酒店这么些年，每年春节都像打仗，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老妈来之前，我还一直在担心，我会不会因为没有时间作陪而怠慢了老妈。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所有的酒店人都措手不及。我们甚至在一夜之间都失业了。

那几天，我心慌得近乎焦灼。2019年付出了很多，我寄希望于这个春节，而这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

在家睡了吃、吃了睡的日子过了一周，老妈偶尔会问我：“你怎么不去上班呀？”我说：“过年嘛，放假了。”老妈还会问：“我们要什么时候回去？”我说：“不着急嘛，国家今年都下令让春节假期延后了呢。”

今天，太阳安好得仿若没有这瘟疫，看着老妈趴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可怜样，我准备带老妈去没人的地方转转。做好防护，我带老妈去了平时热闹的公园。河边的木棉花开得异常漂亮。火红的木棉花犹如我此时牵着老妈的手，让我虽然忐忑却暖心。老妈一边走，一边欣喜地问我：“这是什么花？好漂亮呀！这是什么树？怎么这么直？不是冬天了呀？怎么它的叶子还是绿色的呢？”河对岸的木棉

■ 周小娇

和妈妈一起的日子

花太过诱人，我牵着妈妈的手想拉着老妈快点靠近，却发现拉着老妈的手前行得太慢，我下意识想使劲点。老妈差点一个趔趄让我瞬间清醒——原来，不是我们太慢，而是，妈妈已经老了。

望着老妈蹒跚的背影，牵着老妈这双饱经

■ 周小娇

和妈妈一起的日子

沧桑的手，我心里五味杂陈。心疼、内疚、但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还有什么幸福能比我们人到中年还能牵着母亲的手，和她一起看着这满眼的春色更值得幸福的事呢？

我拉着老妈的手慢慢地又转回去，我一个一个慢慢地回答老妈刚刚问我的问题。在老妈欣喜的表情里，我看到的都是我年少时的模样——“妈妈，鸟为什么会飞？妈妈，牛为什么要吃草？妈妈、妈妈……”

临走的时候，我帮老妈理了理口罩。老妈说：“要是没有这疫情，这里该有多热闹，我那孙子也就可以来这里玩耍了。”我笑着说：“很快了，疫情很快就会结束了，你只要吃好喝好睡好，下次我们有的是机会再来。”

回去的路上，太阳依然安好。我的内心安稳了许多。暂时的失业算什么？只不过是老天给我又一次历练的机会而已。

有妈妈在的日子，我从不会心慌！安好的太阳给了我勇气，我轻轻地给了老妈一个拥抱。老妈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呵呵，这个辛劳一生的女人，从不善言辞，即使是爱也借着骂来表达。我在老妈的耳边轻轻地她说：“没怎么，就是，我爱你！”

人生况味

家有菜园

徐海鹰

椰乡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